

22425

卷四

白雪遺音

—

224254 2113
4402
下

明清民歌時調叢書

白雪遺音

〔清〕華廣生編

「新」國民歌運動之說明

古代民歌是我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它們以新鮮敏銳的藝術風格，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經常地給我國古典詩歌以新的營養而推動它們發展和進步。

在古典詩詞戲曲逐漸趨向定型而缺乏旺盛生命力的明清時代，民歌時調却隨着人民的喜愛而獲得了新的發展。雖然由於它們過去始終處於被壓抑的地位，得不到有利的流通和保存的條件而大部散失，但從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少數結集看來，它們的形式是多樣的，語言是生動的，反映社會現實和人民感情也是極其大膽深刻的，這些，都能光芒四射地顯現了當時人民的無窮智慧，很值得我們珍重和借鑒。

自從新民歌運動像春花一樣開遍了祖國大地以後，大家

對古代民歌也愈加重視，研究探討的工作正在大力開展，因此對於許多不易得到的原始資料，就有着迫切的需要，我們這一套叢書，就是爲了供應文學研究工作者和部分宣傳工作者的參考探索之用的。

這裏所收作品，據我們看來，大部分經過了封建文人的竄改，其中還不乏他們的擬作；即使是屬於人民的某些作品，也難免不受到當時統治思想的影響，因而在這些書裏精華和糟粕雜陳的情況不能說不嚴重；但因爲它們究竟還或多或少地保存了民間文學的風格，所以我們在這次整理時，一律保留原來面目，不加刪節，讓讀者自己去分析、利用。同時我們決定用控制流傳範圍的辦法，以免發生某些不良的影響。

序

『白雪遺音』是清嘉慶間王奕清等編的小曲總集，過去只有鄭振鐸編過『白雪遺音選』（一九三六）和王靜之編過『白雪遺音續選』（一九三〇），到現在已經三十年左右了，全部的『白雪遺音』一直不曾翻印過，因此許多重要的作品也就一直未能見到，現在中華書局排印『白雪遺音』作為內部發行，以供學術研究，這是令人高興的事。

『白雪遺音』的編者是王奕清，他是一個不知名的人，我們很少知道他的生平，只知道他字春暉，山東歷城人，生於清乾隆間，如此而已。但我覺得他對小曲比較王廷紹內行，因此也比王廷紹的『霓裳續譜』要編得好一些。『霓裳續譜』前三卷悉為西調，這是好的，但後五卷就不能按調分編，各種曲調紛然雜陳，毫無次序。這部『白雪遺音』就編得井然有序，按調排列，易於檢閱，它與『霓裳續譜』後五卷一樣，大半都是小市民寫作的，在民間特別在城市中流行。後來的小調無論內容和形式上都受到這書中所收的一些小曲的影響，例如『五更相思』受『日落黃昏』的

影響『青陽扇』受『紅紗扇』的影響，『賣雜貨』受『賣香烟』的影響等等。現在我就按卷談一談我的一些感想。

卷一計收〔馬頭調帶把〕二一首（其中『展花箋』目次上多寫了一首，未計入），鄭選僅收六二首，汪選僅收三六首，合在一起還不到原書的一半，原書後面附有〔鎖兒調〕三四首，鄭選僅收七首，汪選僅收四首，合在一起還不到原書的三分之一。所謂〔馬頭調〕書前附有曲譜，注明板式和工尺，這也可以看出編者是一個行家。所謂『把』都用小一號字印，尤爲細緻，大致每句的字數約爲七、四、四、三、七、三、七，共總是七十三個基本的字，分爲七小段，每段後面有把，一般是四五個字，也可以加小段，每加一小段後面總有『哎喲』二字，表明這一段是加上去的。

這裏發生了一個問題。『霓裳續譜』是乾隆六十年即一七九五年小曲的總集，『白雪遺音』是緊接着的嘉道年間小曲的總集（這書有嘉慶甲子即一八〇四年的序，刻於道光八年即一八二八年），時代相差僅只九年，『白雪遺音』中很多〔馬頭調〕大致與『霓裳續譜』中的〔寄生草〕相同。究竟是馬頭調借用了寄生草的曲詞呢，還是二者本來就是一種曲調的兩種名稱呢？

這就依難注定了。我這一個個的，就依着這一個個，又有時少
去了一段，這一個個，就依着這一個個，又有時少

本卷開端十二首，主要是寫景，接續有四十絕句，是寫人事，這是我知道當時流行
的是哪一些戲，如『鐵冠圖』。

鐵冠圖，孫富廷私行夜來探，（尼姑思凡）孫龐關智，張飛趕船，（怒斬貂蟬）滿牀笏，假裝
瘋魔十五貫，擊鼓鳴冤，潘姑學舌，霸王別姬雙打店，（扎鎗在御花園）日斷雙釘，夜斷三
賢，（辭曹過五關）風箏誤，羅成托夢中亂箭，（林冲奔梁山）飯店來認子，單鞭奪槊回頭岸，
（義俠記）挑簾

以上第一小段是『鐵冠圖』，孫山和『思凡』，第二小段是『馬陵道』，『西川圖』和『斬貂』，第三小
段是『滿牀笏』，『敬德裝瘋』和『十五貫』，第四小段是『胖姑』（原書誤作潘姑），『千金記』，『別姬』
和『打店』，第五小段是『雙釘記』，『夜斷三賢』和『古城記』，第六小段是『風箏誤』，『於泥河』和
『寶劍記』，『夜奔』，最後第七小段是『尋親記』，『認子』，『單鞭奪槊』，『金不換』和『義俠記』，『挑簾』

裁衣。其中『夜斷三寶』不知是什麼戲，『扎鎗在御花園』也不知何指。不過，其中讓我們知道了當時已經相當注重所謂『武班戲』，並且不限定雜劇傳奇，也唱亂彈如『淤泥河』、『斬貂』、『打店』之類，都是『綴白裘』第十一集上所有的戲。『雙釘記』也應該是亂彈。『敬德裝瘋』大概是弋腔。三國戲如『古城記』之類可能也是弋腔。

『閒唱』讓我們知道（馬頭調）有一些流行的曲詞，實際這一首是『集（馬頭調）名』：

悶來時閒唱個（馬頭調），（免得心焦）花前月下，把絃子輕挑，（調兒彈的高）唱一個望江樓兒燈花爆，（緊接着高君保）再唱那哈叭狗兒汪汪叫，（情人似鮮桃）小小尼姑，錦屏春曉（明月當空照）有心事兒常常夢，桐葉驚風秋來到，（最喜的這一對鳥）饒一個河裏有個魚兒跳，（吵的人睡不着）。

以上，第三小段是『望江樓兒』、『燈花爆』和『雙鎖山』，第四小段是『哈叭狗兒（汪汪叫）』和『情人好比（鮮桃樣）』，第五小段是『小尼姑之二』（首句爲『小小尼姑』）『濟南八景』（首句爲『錦屏春曉』）和『一輪明月（當空掛）』，第六小段是『有心事兒（常常夢）』、『桐葉驚風（秋來到）』和

『一對鳥兒』第七小段是『河邊有個魚兒跳』。這十二首小曲除『小尼姑之二』是假藝的以外，一般都寫得不壞。『一對鳥兒』、『魚兒跳』、『一輪明月』、『情人好比』都不同凡俗。這裏錄下一首『有心事兒』：

有心事兒常常夢，思想多情。醒後的淒涼更目兒不同，（孤零零）偏偏明月照紗窗，欲待成夢難成夢，（懶聽更鼓聲）恨薄倖，有你在時何須夢，（你快回程）奴把那窗戶洞兒，一個一個個遮住，莫叫那月影兒照明，（賭氣吹銀燈）似這等暖不熱的紅綫，怎不叫人心酸疼，（在眼不住睜）恨那不做美的風，吹的鐵馬聲相動，（叫人好心驚）。

另外『李毓昌案』是本卷中比較特殊的一篇，在許多情歌以外別具一格：

江蘇有個山陽縣，（水災奏君前）當今聖主賑濟塗炭，（恩旨到江南）督撫委員查戶口，遇着賊官王仲漢，（有心把賑賄）好一個委員李縣主，不肯依從，賊官定計，買囑三祥，暗使毒藥，遂把忠良陷，（一命染黃泉）委員李爺，死的可憐，（令人心酸）上天念忠義，勅封城隍在棲霞縣，（顯聖到家園）路遇舊友敘苦情，因此破案，奏聞帝主，龍顏大怒，拿問賊官，立正典

刑，從人李祥，摘心括祭，追封李爺，纔把冤枉辯，（萬古把名傳）

這小曲說明人民的愛憎，人民喜愛的是能爲老百姓謀幸福、不肯隱瞞賑濟款項的正直的縣主李毓昌，人民憎恨的是賊官王伸漢和他的隨從李祥（有一處誤作「三祥」）

〔鑽兒調〕的體式與〔馬頭調帶把〕差不多。試分析「紅樓夢」

曾有一部紅樓夢——何人所評？

越思越想（盡）都是癡情——俱在（花）園中。

（好一座）大觀園，樓臺亭閣具雅靜——萬紫千紅。

（你看那）賈寶玉，獨占羣芳恩愛重——個個弄情。

黛玉寶釵，襲人香菱——與衆（更）不同。

最可恨，抓尖賣乖王熙鳳——吃醋（落）罵名。

這才是，十二金釵歸賈政——生死（在）金陵。

凡括弧裏面的字都是襯字。這一首完全適合七、四四、三七、三七、四四、三七、三七的規律。其他各首，

當亦類此。編者把這兩種調子放在一起，應該是知道二者的密切關係的。

卷二計收〔馬頭調〕三〇四首，鄭選僅收三八首，汪選僅收一四〇首，合在一起只是原書的一半多一點。後附〔滿江紅〕等二一首和〔銀紐絲〕等八首。鄭、汪二選都不曾選〔銀紐絲〕，大約是嫌篇幅長。鄭選收〔滿江紅〕五首，汪選收七首，合在一起也只一半多一點。

〔寄生草〕與〔馬頭調〕每多大同小異，隨便對照一下『寬裳續譜』卷四和『白雪遺音』卷二，就發現至少有二十幾首是近似的。

寬裳續譜卷四

白雪遺音卷二

• 三月裏桃花放

三月清明

春來春去春常在

春常在

事不關心關心則亂

事不關心

三陽開泰和風至

三陽開泰

石榴花兒顏色重

石榴開花

人兒人兒今何在

人兒人兒

相思害的我難移步

相思害的

相思牌兒在門前掛

相思牌兒

得了一顆相思印

相思印

我勸情人醒醒吧

叫聲情郎

情人進門你坐下

冤家進門

鬚斗兒鬚不開的眉頭兒皺

鬚斗兒

啞啞啞實難過

睡鞋占課

我勸情人別生氣

我勸情人

我不怕誰誰不怕

我不怕誰

繡房緊靠書齋近

繡房緊靠

*綠柳兒垂金線

綠柳發青

情人進門你坐下

送頭髮

寫情書

改寫情書

有一個好姪兒

有一個好姪

閒來無事街前逛

閒來無事

我的貓兒誰偷了去

不見貓時

上面『霓裳續譜』以第一句作爲小曲名，其中有*的三首，第一句都只有六個字，但『馬頭調』第一句却應該是七個字，因此，『三月裏桃花放』，不得不改爲『三月清明桃花放』，『噯啲啲實難過』，不得不改爲『噯啲啲實難過』，『綠柳兒垂金線』，不得不改爲『綠柳兒垂金線』，這就是以斷定『馬頭調』不是『寄生草』的別名而是借用『寄生草』詞句的理由。試取最簡單的一首『寄生草』來看：

最喜的黃昏後，並香肩上翠樓，牙牀上，錦被兒香薰透；喜今宵，好事兒天成就。金釵零落，雲散雨收。羞答答，銀牙咬住羅衫袖。（重）

由此，可以將兩種曲調每句字數作一個比較：

小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寄生草〕字數 33 33 36 36 44 37 37(或0)

〔馬頭調〕字數 7 44 37 37 44 37 37

差別雖較微細，究竟是不同的。〔寄生草〕第二句雖只有六個字，但一般還是用的七字句，不過有時不是四三，而是三四；這是由於本來是三三，可以在上面加一「這」字，也可以在下面加一個字的原故。因此下面幾句就不得不有所改動：

標題 寄生草 馬頭調

人兒人兒 花兒花兒爲誰開 花兒花兒爲的是誰開

相思印 領了一張相思憑 領了一張相思的憑文

睡鞋占罷 半夜三更睡不着 半夜三更睡又睡不着

相思牌兒 買相思的來問咱 買相思的人兒他來問咱

三月清明

掩映着幾樹垂楊

眼望青時幾樹垂楊

欲寫情書

煩個人兒使不的

煩個人兒又使不的

石榴開花

玉簪花兒白零零

玉簪花開白色零零

冤家進門

街坊家出了油花

街坊上面出了油花

大致說來，用〔馬頭調〕來翻〔寄生草〕，每每是〔寄生草〕有可取之處，才來翻調。振鐸曾指出明代小曲〔掛枝兒〕中的〔荷珠〕與〔白雪遺音〕中〔馬頭調帶把〕〔露水珠〕相似，〔鷄〕與〔馬頭調〕〔喜只喜的〕相似（《中國文學研究》第一〇二八—九頁），可見這種翻調的風氣是一脈相承，由來已久的。

本卷優美的情歌，俯拾即是，我不想舉例。我只舉一首政治歌謠『不認的糧船』，却是鄭、汪二氏所不曾選用的：

不認的糧船呵呵笑，誰家的棺材在水面上飄。引魂旛，飄飄搖搖在空中吊；上寫着，欽命江西督糧道。孝子賢孫，手打着哀簫。送殯的人，個個都是藤繩套；齊舉哀，不見那個把淚掉。

這首小曲是全部『白雪遺音』中較好的一首，它表現了人民對於『欽命江西督糧道』刻骨的仇恨。據我的看法，棺材並不是指督糧道真地死了，而是把他的糧船比作『棺材』在水面上飄，把欽命的旗幟比作『引魂幡』，飄飄搖搖在空中吊，把一些拍馬屁的下屬官員比作『孝子賢孫』，手打着哀篋，而那此『被鎖拿的欠了糧的老百姓』比作『送殯的人』，却又被『藤繩套』着，他們『齊聲哀』不見那個把淚掉。只是憤恨自己所受的壓榨，即使江西督糧道真的死了，他們拍手稱快還來不及，也決不會掉眼淚的。過去一向稱讚元代雕塑臣的『漢高祖還鄉』散套，不料現在我們又發現了略有類似的『不認的糧船』，這跟寫農民不認得漢高祖的儀仗，不是同一機杼麼？

倘若一定要舉情歌的話，那末我想舉『窮妓』，該不至於說我是大煞風景吧：

清晨起來門邊站，身上無衣怨着天寒。這幾天，何曾見個嫖客面；過一人，一把拉到構欄院。不當你是調情，只當你是可憐。可憐我，三天吃了一頓飯；叫爺們，給我八個大錢吃碗麵。

這種妓女，在別的小曲裏也有所表現。她們所遇見的最『高貴』的嫖客常是衙役，次之就是驛夫。她們被稱為『下等妓女』，她們處在人間地獄，痛苦到連『八個大錢吃碗麵』也求之不得，其

他就可想而知了。

卷三內容較雜，主要是〔剪靛花〕三十五首，〔起字呀呀啲〕三十五首，〔八角鼓〕四十九首以及〔南詞〕一百一十首。其他有〔九連環〕一首，〔小郎兒〕四首，〔七香車〕一首。〔霓裳續譜〕中〔剪靛花〕散見卷四到卷八，翻閱極爲不便，現在『白雪遺音』彙編一處，閱覽起來，就方便得多了。其中有不少首是與『霓裳續譜』相同或大同小異的，此處不再一一開列。『白雪遺音』裏還有一些〔起字呀呀啲〕在『霓裳續譜』裏却是〔岔曲〕或是〔平岔〕。例如『香閨冷落』、『賜兒山』、『夏景天』、『靜坐幽齋』、『雨過天涼』、『教奴好急（惱）』、『鬧龍舟』、『五月裏端陽炎熱天』、『朝思暮想』、『錦缸』（『本在村鄉』）均是。最奇怪的是『霓裳續譜』裏的〔馬頭調〕不多，除〔平岔帶馬頭調〕三首以外，以〔馬頭調〕爲調名的，一共只有三首，這三首在『白雪遺音』裏，却都稱爲〔起字呀呀啲〕。我已經分析過，〔馬頭調〕的字數應該是七，四，四，三，七，四，四，三，七，三，七。但『霓裳續譜』裏這三首所謂〔馬頭調〕怎麼樣計算，也不合規格。這就是『朔風兒透屋』、『綠法未盡』和『郎君病犯』。〔馬頭調〕早已失傳，幸賴『白雪遺音』保存真蹟，我最說『霓裳續譜』上的〔馬頭調〕是錯誤的。